

承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六年五月十日

第二十三期

《承言》目錄

每月十號出版

霍學研究：許志毅（會長）

唐學研究：陳健恩（副會長）

研究方向：.....	1
霍學研究：霍師的教化哲學——相應之意義：引導反省與開發（十四）.....	2
唐學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義.....	4

霍學：研究方向

- 霍師之思想，通透靈活、敏銳深刻，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。此有賴霍師思想中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。
- 此“化繁為簡”之能力，落入於教化之上，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、根於經驗，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理論、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。
-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，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，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。

許志毅 會長

唐學：研究方向

-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，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，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，才對實踐障礙，有提點的作用。
- 另外，他們把義理，分類列點，成為架構。但從實踐上，如何開始？如何繼續？則難解答。要活化義理，把架構變成動態，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，才對實踐步驟，有指引的作用。
- 再者，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，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。人生之事，即生而為人，知有父母，有家庭成員等。再記為知識，才能在生活中，作純粹思考。所以人生之事，首先並非知識，而是感受：內心的苦與樂、精神的升與降、理想的顯或隱、得失的喜與哀，甚至一念之過位或復位。這一切，都是生命中的“承擔者”與“承繼者”，在人生之事上，所必經歷的心路歷程。

陳健恩 副會長

霍學研究：霍師的教化哲學——相應之意義：引導反省與開發（十四）

許志毅

上文提到，人有情緒，需加以化解。從西方心理學的立場而言，認為應順從自我的要求，使其得到滿足；從佛教立場來看，則需消解此一自我。佛教係從生命成長的層次探討情緒化解之道與實踐；而心理學的立場，則主要從生命本能欲望需求的層次展開論述與處理。其後，文中亦提及「一念的哲學」，指出人的念頭會「住相」，進而導致思想與真實不符，滋生煩惱與情緒。

從東方的立場而言，以心理學的方式處理情緒問題，的確會有一些具體效果，可是因為欠缺生命成長之義，且不斷滿足自我，如此便會讓自我無限膨脹。人的自我不斷膨脹會有甚麼問題？

我們先回到該位學生的處境，他在面對下屬投訴、埋怨時，心中其實存有一個念頭，認為「下屬的投訴很難處理，令人煩擾，不願面對」，並由此生出「算了，還是由我來補位吧」的念頭。若依照心理學的方式處理，該位學生可採取較為簡便的途徑，即透過「滿足自我」的方式解決，具體不外乎以下幾種做法：

- 一、離職：另覓新的工作環境，避開現在的困境。
- 二、調整機制：制定相關規矩，下屬投訴時依規處理；其原則在於衡量投訴是否合理，工作方面則可採取員工共同分擔的方式，避免最終所有工作皆由上級承擔。
- 三、紀律處分：若員工提出無理投訴，甚至鬧情緒，上級可依據規章制度處置該員工。
- 四、增聘員工：增加人手以分擔工作負荷，以免員工因此而產生不滿。

各位不難發現，這些方式皆未觸及生命成長的核心問題，亦無法深入主體的內在層面。若從前文所述的佛教立場出發，則可看出，該位學生在面對下屬投訴、埋怨，並產生「下屬的投訴頗難處理，令人煩擾，不願面對」的念頭時，內心其實蘊含著「畏懼、不願面對」的情緒。從自我的立場而言，這意味著該位學生將自身「自我」與員工割裂、對立起來。或許有人會質疑，該位學生與員工係兩個獨立的個體，本就相互分離、對立。事實上，這是一種與真實不符的看法。在現實層面，各個個體確實是獨立、分散的，彼此看似毫無關聯；倘若人的思想僅停留在這種表面狀態，便會形成「自我與世界割裂對立」的格局。然而，該位學生身為上級，在思想、精神乃至行動層面，與其下屬本就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，僅是彼此的分位不同而已。因此，在行動上會有「分工」，但更強調「合作」；而這種「分工合作」，不僅限於事務層面，更包含彼此之間的關心、愛護、扶持與共同成長之情。惜的是，若該位學生被「畏懼、不願面對」的一

念情緒所困擾，便無法看清整體的真實狀況，進而陷入「自我與世界割裂對立」的格局，最終做出與真實不符的行為。而與真實不符的行為，本就不合理，必然會引發不良後果。回應前文所問：「人的自我不斷膨脹會有甚麼問題？」人的生命主體，在存在上本來與世界處於一個整體的狀態，相互關聯，只是各有不同的狀態、不同的分位，在現實上有不同的表現。如果人的自我不斷膨脹，最終便會嚴重地陷入狹隘的自我世界，最簡單來說，就是陷入自身局限的思想世界、情緒與欲望之中，以自我為中心去衡量世界、判斷世界、要求世界，而後採取行動，如此便會變成盲目亂動，與世界的整體分離。現實中便是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不要管我，我也不願管你，人人皆陷入一種絕對的封閉狀態之中，豈不可悲？

從「一念住相」的角度來看，該位學生正是在「不知不覺」中，將思想執著於下屬的投訴與埋怨，執著於「畏懼、不願面對」的情緒之上。從承擔的角度而言，他在「畏懼、不願面對」的情緒驅使下，忘卻了自身的本分——他身為領袖，本應發揮帶領下屬、扶持下屬成長、引導下屬配合整體行動的作用，而非反過來遷就下屬，破壞整體的運作秩序。

進一步而言，該位學生在這種「自我與世界割裂對立」的格局下，長期委屈地為下屬補位，最終必然會陷入無助、孤獨、不被理解的困境。然而，如此困境，其實是他自己的局限所搞出來的！事實上，他在遇見霍師之時，已然處於此種狀態。在儒家思想中，教導我們要「反求諸己」，要真誠面對自己，看清「一切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，一切問題皆源於自身」的真相，認識到自身的不足、過失與局限。而後，以謙虛的態度學習，認真改正過錯，從事務處理、人際相處，到明晰自身分位、領悟自身使命、通曉人生道理，轉化自己。這其中蘊含著學習、行動、反省與體會的過程，唯有如此，生命才能逐步成長，為人處事才能日臻完善，自身缺點才能得以轉化，情緒也才能自然化解。因此，霍師常說：「人生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成長自己的生命。」

多年前，我與該位學生結識，目睹他從懵懂無知的狀態，逐漸堅定地跟隨霍師學習；見他對自己要求嚴格、真誠改過、勇於行動且善於反省。如今再次與他詳談，看到他的巨大進步，我深切體會到霍師教法的深奧不凡。一句「工作與讀書是不同層次的，是沒有矛盾的」，其中蘊藏著深厚的智慧，唯有作為學生者善於學習、善於反省領悟，方能體會其中真諦。（未完，下一期總結）

唐學研究：老子言道之六義

陳健恩

老子言道有不同的層次，第一義，就是“**道體**”。

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

“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”

見道方法

老子形容此層次之道，稱為“**有物混成**”之道，所謂天地之始，萬物之母。

但我們要問，老子提出這個道，是否如西方科學家，如說地球的存在是源於宇宙大爆炸，純粹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？

或者，是否如西方宗教哲學家，如一切事物發生都有前因，前因亦有其前因，最早的前因，就停在上帝，不能再問，純粹是一種無條件信仰的教條？

那麼，在老子的書中，有何理性的根據？

然而，在老子的書中，又確實沒有任何的論證，反而經常說“**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**”、“**道隱無名**”、“**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**”、“**道可道，非常道**”，背後意思，就是要人停止作理論上的追問。

那麼，不是科學理論的假設，又不是宗教哲學的信仰，但老子能知道有此形而上的道體，為一的可能（依唐先生之意），就只能是依靠一**老子的直覺**。

- 老子，有這種**直覺能力**，及後來學老子的也有這種**直覺能力**，首先，必然是基於擁有，老子自身的**心境與人格狀態**。
- 老子，擁有這種心境與人格狀態，及後來學老子的也有這種狀態，都必然是基於實踐，老子自身的**修養工夫**。

於此，可先說明，老子說道的**第二義**，就是描述修道者的**心境與人格狀態**。老子說道的**第三義**，就是描述修道者應有的**修養工夫**。（以後再述）

亦因為有以上的關係，要了解老子所講的“**道體**”，最好對此兩義，有若干的了解，學者才能有若干的直覺，與**老子的直覺相印證**後，了解才會有可能。

此即是：先工夫，具心境及人格狀態，用直覺，識“**道體**”，再與老子**相印證**。

見道要點

工夫與境界，二者是相依的。

人不能虛靜，是因為眼前看到世界，萬事萬物，不斷出現。若一一觀其歸根，則萬事萬物，都在原點上，那麼分別引生的感覺、觀念、概念，也一一消逝。觀一切萬事萬物，回到原點，就能致虛極，守靜篤。每一事物，都是一出現，就觀其回到原點，所以便有一事物的感覺、觀念、概念逝去。世界的廣大，所有事物都因回到原點而思覺消逝，回到本來很深遠的地方，亦是返回根源的起點處，因此老子言“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”。這亦是“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（觸摸）之不得”，而形容此本來的道體，只能是“有物混成”。

人在此中的難處，唐先生言，就是人的心習：“舍近求遠，舍易求難”。

- 見道之誤區（一）：有人或問，常人在醉酒當中，萬事俱忘，對眼前事也無思無覺，那是否即如老子般能見道？
- 見道之誤區（二）：有人再問，當人在清醒當中，但在夜霧迷茫，萬物皆隱，沒有眼前事可見，這亦是否如老子般能見道？

這兩情況，並不能見道。因它們：本來無見，而非由有見而無見。

所謂見道，

1. 最初先真實見到萬事萬物之所有相。

- ◆ 此即，人要清明在躬，所見所聞，歷歷分明，如晴日當空，見森羅萬象的世界。

2. 然後有“致虛守靜”之工夫，觀一一事物的歸根復命，以見事物之無相。

- ◆ 此即，人能深觀萬事萬物，回到“有物混成”的道體，便有如昏如昧的心境，這就以“無”涵蓋於萬物之“有”之上。

3. 最後見萬事萬物回到這個本源道體，是一“有物混成”的道體，以見道體之無相。

- ◆ 此即，道體能生萬物的所有相，但這“有物混成”的道體本身，是沒有如事物般，有固定的相。此即是無相，所以連形容它的名也找不到。所謂“名可名，非常名”。

從“致以百始”看世界，唐先生言是東方田相中之太慧，在這裡，僅僅道之